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三

問答

凡十一
二道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曰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旣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人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

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追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畧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

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厯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旣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

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
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
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
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
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
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
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
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
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

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
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
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
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
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
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
何所能敎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
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
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

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三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旣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閒唐之太宗旣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

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旣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覲一日

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埽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

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
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
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
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
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卽
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
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
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
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

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卽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

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
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
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
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
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
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
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况當天下潰亂
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

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旣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

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勛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閒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强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